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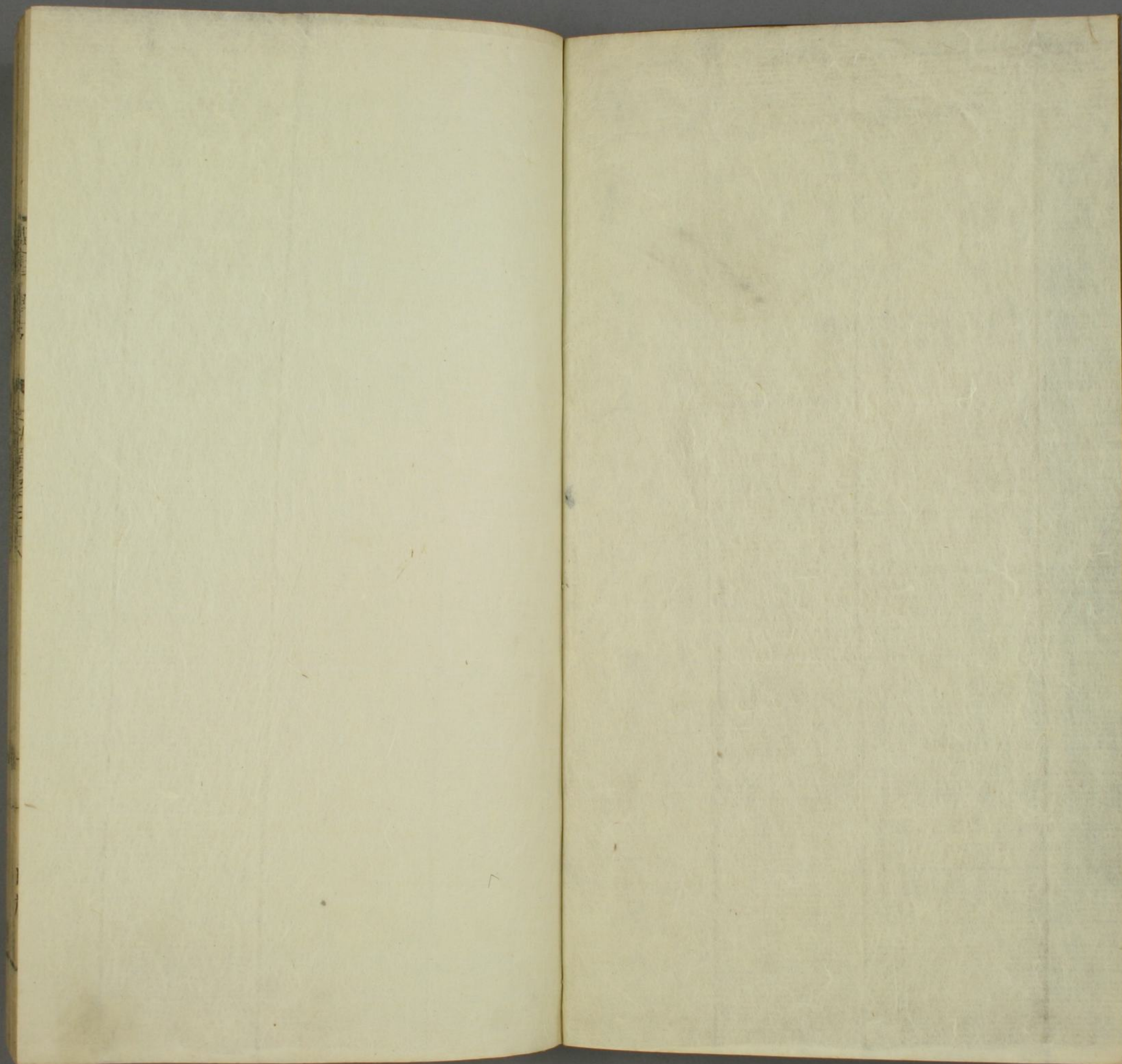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三十八至四十三

九

112
100
9





100
9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八



選舉考 舉官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
明蘄陽	馮	天駟	應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勅鬻於族
 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欲革
 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泣道路或餒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選人或因遠地干戈私門事故遂至過格今
 後如過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據長定格選人中有隱憂
 者殿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爲先既有負於尊親定不公於
 州縣有傷風化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員內有隱憂冒榮者勘
 責不虛終身不齒其入仕告勅並付所司焚毀

長臣 旭

三年勅北京及河北諸道攝官內有莊宗御署及朕署便與據正官資叙其偽朝授官勘驗不虛亦同告身例處分興元以西曾授偽蜀爵命勅到後一周年爲限各於本罷任處投狀分析申奏點勘出限不叙理

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不優劣等第與官資其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事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捨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勅貢院權科考詳所繫南曹試判激勸效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藁草侮瀆公場及至定期覆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許再赴舉

其年十月勅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試吏部關試判題雖有判語全無祇見各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謬須議去除此後關送舉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試如是進士并經學及第人曾親筆硯其判語即須緝搆文章辯明治道如是委無文章許直書其事不得祇書未詳如開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文書却牒貢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試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條觀之其爲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銓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學進身者則所對不責其引徵古今但據事理判斷誠是也至於及第進士而乃一詞莫措傳寫定本雷同欺誑至煩國家立法明開曾親筆硯委無文章兩途以處之則烏取其爲進士乎况正身多不至則所謂試者不過上下相與爲欺耳可無試也

長興二年勅舉選之衆例是艱辛曾因兵火之餘多無勅甲不有詳延之路末爲遐棄之人其失墜告身者先取本人狀當授

官之日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與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
州縣如實則別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顯德元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
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
注擬州縣官舊幕職皆使府辟召國朝但吏曹擬授京諸司六
品以下官皆無選中書持授周朝每藩郡有闕或遣朝官權知
太祖始削外權牧伯之闕止令文臣權泄其後內外皆非本官
之職但以差遣為資歷京朝官則密官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
主之少卿監以上刺史副宰內職中書樞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嘗參官并翰林學士內有常佐藩郡及
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錄一人不必以親為避但係
其實以聞當於除授制書署其舉主它日有所犯不如舉狀

連坐之

知制誥高錫奏請許人許告濫舉所告不實者罪之得實者
白身授以官有官者優擢非仕宦者賞緡錢從之

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
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又詔陶穀等於見任前任幕職州縣官
中舉堪為藩郡通判者一人如繆舉量事連坐

又詔自今諸州吏民不得即詣京師舉留節度觀察防禦團
練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職州縣等官若實以治行尤異固
欲借留或請立碑頌德者許於本處陳述以俟報 真宗咸
平時復詔禁之

乾德二年詔翰林學士等四十二人各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
又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
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沉於下僚故也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員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十一月又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及慮若更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任偽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時令諸州印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為五等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餘季准此若州府違限及解狀內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錄事參軍本曹官罰直殿選諸州員闕並仰申闕解除以木夾重封題號逐季入通合格日四時奏年滿俟勅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銓據狀申奏依四時取解參選至是國家取荆益交廣關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銓司依次注授其後選部闕官即特詔免解非

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判上者職事官加一階州縣官超一資判中依資判下入同類黃衣人降一資至是詔增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無取者為中下依舊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紕繆者為下殿一選

六年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府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

八年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上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數納有可采者悉與超擢復慮因緣矯飾微幸冒進乃有是詔

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

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

四年詔曰進賢推士當務至公行爵出祿固無虛授苟畢得其材實亦何恡於寵章近者諸處奏薦多涉親黨既非得舉徒啓倖門將塞津蹊宜行告諭自今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是日詔曰國家詳求幹事之吏外分主計之司雖曰轉輸得兼按察總覽郡國職任尤重物情舒慘靡不由之尚慮徼功固當責實交相繩檢於理攸宜自今轉運使凡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舉果利於民者令諸州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詔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論薦其有懷材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四年令内外官所保舉人有變即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因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問朝士

有德望者悉令舉官仍令自今中外官所舉之人並須析其

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所舉責實無驗者罪之如

舉狀者有賞與

真宗咸平二年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秘書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閣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詔可

景德元年詔内外群官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遷但或不令言

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比類並許陳首當懲責其人特免連坐
四年又令舉官所舉差遣本人在所舉任內犯贓卽用連坐之
制其改它任犯贓元舉主更不連坐

大中祥符二年詔幕職州縣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群官勿得
薦舉

三年四月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同舉外任
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二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
自己諳委或衆共推稱至時令閣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
無舉官狀卽具奏聞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內差出亦須舉官後
方得入辭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邊川廣鈐轄親民者
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結罪奏舉部
內官屬不限人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人可舉及顯有踰濫者
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如有違

限委都進奏院具名以聞當依不由考帳例科罪三司使副卽
結罪舉奏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仍令中書置籍先列被舉人
名銜次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二本
常以五月一日進內次年籍內仍計向來功過及薦舉度數使
臣卽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官凡出使廻並須採訪
所至及經歷鄰近郡官治迹善惡以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
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內官治迹能否如隣近及經由州
縣訪聞群官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閣門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
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於上件籍內選擇過
犯數少舉任及課績數多并資歷相當者差委仍於宣勅內盡
列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卽特與遷轉苟不集事本犯雖不
去官亦移閑慢僻遠處內外群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
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議甄獎如併舉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

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

天禧三年吏部銓言本司令錄稍多員闕甚少請權借審官院

京朝官知縣闕注擬一任詔審官院以五千戶以下縣借之

仁宗天聖六年詔審刑院舉常參官在京刑法司者為詳議官
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法直官皆舉幕職州縣曉法令者為之
自請試律者須五考有舉者乃聽試律三道疏二道又斷中小
獄案二道通者為中格

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國子監闕講官嘗詔諸路轉運使舉經
義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又嘗詔近臣舉常參官歷通判無賊
罪而才任繁劇者已之親及執政近屬毋得舉欲官諸邊要亦
嘗詔節度使至閣門使知州軍鈐轄諸司使舉殿直以上材勇
使邊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閣待制舉奏之邊有警文或
詔諸轉運使提點刑獄升朝官舉所部官才任將帥者三路知

州通判縣令皆詔近臣舉廉幹吏選任之毋拘資格至于文行
之士錢穀之才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而守選者更郊
赦減與赴調後立法所舉未遷而罪賊暴露者免劾自天聖後
進者頗多物議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
厲毋以薦舉為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毋得復薦失舉而已
擢用聽自言不實弗為負

又詔磨勘遷京官者增四考為六考增舉者四人為五人犯私
罪又加一考舉者雖多無本道使者亦為不應格議者以身言
書判為無益乃罷之而試判者亦名文具因循無所去取

御史王端以為法用舉者兩人得為令為令無過謹遷職事官
知縣又無過謹遂得改京官乃是用舉者兩人保其三任也朝
廷初無參伍考察之法偶幸無過輒信而遷之是以碌碌之人
皆得自進因仍弗革其弊將深乃定令被薦為令任內復有舉

者始得遷否則如常選無輒升補時增設禁限常參官已授外任毋得奏舉京官見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馬都監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員外即曾任知州通判諸司副使曾任兵馬都監者乃聽明年流內銓復裁內外臣僚歲舉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觀察使至諸司副使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得磨勘陸州團練推官柳三變到官未踰月而知州呂蔚薦之侍御史知雜郭勸言蔚未覩善狀而薦之蓋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薦又詔選人六考改官而嘗犯私罪者加一考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京官不得過二人其常參官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

又命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令數非本部無輒舉其後又增舉主至三員蓋官冗之弊浸極故保薦之法大抵初畧而後詳也

仁宗朝尤以選人遷京官為重雖有司引對法當與帝亦省察其當否乃可之

蘇軾策別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巴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數以所奏之等

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
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
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
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
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
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
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
習知其爲人至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
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
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
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
以爲姦也

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從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

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
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
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
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
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
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
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一縣
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
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
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苟復以
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
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

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十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官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艱之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負有其人

則薦之故人皆謹重不肯輕舉改官人每歲遂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爲弊固不得不謹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爲中司嘗以爲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爲也

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卽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

選舉考卷三十一
及今纔十年耳而俎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疎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補其數則入人以為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溷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中勅焉

明年詔中外臣僚歲得舉京官者視元數以三分率之一分舉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以分減舉者數省京官也是歲叛吏部流內銓蔡抗言奏舉京官人尚多度二年引對乃可畢計每歲所舉無慮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則磨勘者愈衆且今天下員多闕少率三人而待一闕若不稍改後將除吏愈艱臣愚以為可罷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得舉官法從之自是舉官之數彌省矣

治平三年命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二路今塞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二人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舉路狹也上納之故有是命韓琦曾公亮趙槩等舉蔡延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試宰臣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先召試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

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

院謂之館職以它官兼者謂之貼職凡狀元制科一任還
卽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
行廢崇文院爲秘書監建秘閣於中自監少至正字列爲
職事官罷直閣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秘閣爲貼
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時以爲恩數而已

治平四年陳汝羲試學士院中等除集賢校理御史吳中言比
擇十人先試館職而汝羲亦預漸至冗濫兼詩賦非所以經國
治民請用兩制薦舉仍罷試詩賦代之以策詔兩制詳議其年
試胡宗愈輩仍用詩賦熙寧元年罷試詩賦而更以策論二年
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論試于學士院皆除館職後比年有試者
蘇稅陳睦李清臣劉摯主欽臣等皆以試除四年太常丞許將
以所業獻召試爲集賢校理五年呂公弼薦王安禮材堪大用
召對稱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辭乃以爲崇文院校書曾布常

舉鄧潤甫可備經筵館職詔取潤甫應制科進卷視之擢爲集
賢校理

舊制凡設試以待命士而入之銓注者自蔭補銓試之外有進
士律義武臣呈試材武及刑法等官而銓試所受爲特廣蔭補
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
熙寧更制以後槩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
隨銓擬注是銓試之凡也

按是時進士選人之守選者亦皆試而後放然特詳於
蔭補云

四年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比
年多因請謁干譽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舉人皆明言才
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

熙寧二年陳升之拜相循例薦侯叔獻程顥皆與堂除又陞一

任帝曰薦士不考才實以輔臣故例得進秩升任此何爲也於是罷兩府初入舉官之制

熙寧二年御史乞罷堂選知州曾公亮執不可帝曰精擇判審官人付之何爲不可王安石曰中書所總已多通判亦有該堂選者徒留滯不能精擇歸之有司宜也

課試儒生有司之事也今以禮部考校爲未當而必俟乎親策進退百官宰相之事也今以中書選擇爲留滯而一付之審官輕重失倫矣况司牧之任千里休戚所繫非它官比而廟堂一不之問則所謂中書所總已多者其事豈有重於進賢退不肖者乎

三年置審官西院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至是詔曰樞輔之任重矣不當親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爲東院別置西院專

領閣門祇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又詔川陝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爲今後增湖南爲八路

帝以舊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多且濫欲革去奏舉而槩以公法乃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

五年詔堂選堂古悉罷吏部始立定選官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入任功狀立格以待擬注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

一事整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當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靜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按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於吏部此熙寧所立之法蓋

所以示至公而絕倖門也今東坡公所言乃如此豈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諛時指附會新法如所謂六七年少年使者四十餘輩則初不在此限乎

哲宗元祐時司諫蘇轍言祖宗舊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自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守選者非逢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除去守選之法槩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補然人人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多闕少開今已用元祐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蔭補入學肄業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

詳見學校門

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便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路隨意

即射不均一也諸路吏選有待試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
略計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矣不均二也八路雖坐衙
停罷隨許射注而吏選無愆犯人既須試法又待次大率四年
方再得祿况八路待次又許權攝祿無虛日不均四也八路土
人得特奏名者免試就注家便年高力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
廢職其弊五也仕八路久知識既多土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
請囑其弊六也八路監司地遠而專便使漫功過名次人亦
不敢爭校故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卻其弊七也定差本
意止因省迂送顧費然事極弊生八路闕常有餘吏部闕常不
足今立法互季迭用而運司定差猶占其半是半均半不均也
如聞迂送顧直歲計不甚多用坊場河渡錢已可給用請併八
路定差盡歸吏部殊為均便
左僕射司馬光言臣功惟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稱職則萬

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畜於材或長於此
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
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
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
謹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
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
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
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叶
至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
為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
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文武皆可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州以上資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
備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

公得實科官舉有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官舉有十曰練習法

令能斷請讞科上同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

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

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舉三人各隨所知其狀云臣切

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實事不得徒飾虛辭臣今保舉堪

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舉行義純固而及犯入

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詞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置簿抄錄舉主

及所舉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

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

剋削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

合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

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則委執政

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

除官勅告口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

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

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

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所貴人人重謹所舉得

人

光又言朝廷執政只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

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

愛譽增毀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

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情屬

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

自然謹擇不敢妄舉矣詔皆從之

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

飭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關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責以
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其名卿賢相也自近歲以來其選
寢輕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
嘗較試遂獲貼職多開倖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
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命庶名
器重而賢能進至是乃降詔命而言未盡行安世復奏祖宗
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素著治狀顯白或累持使節或
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既過聽臣言追復舊制又
有所謂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材高下資歷深淺
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願倣故事資序及
轉運使方可以特命除授庶塞僥倖重館職之選

二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萬眾所繫休戚
而不察能否一以資格用之凡再為半刺有薦者三人則得之

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養請令內外
從臣歲舉可為守臣者各三人略資序而採公言庶其可以擇
才此民也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再歷通判資序堪
任知州者一人籍于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四縣者其序守臣
有闕先差本資序人次案籍以及所薦者八月殿中侍御史韓
川言近委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
皆未預選此倚薦以為信也然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
騫請求因緣宛轉者常多得之迹遠地寒雖歷郡父治狀著課
入上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通判下不許入三路及四縣州且州
以縣之多少而分簡劇亦為未盡蓋繁簡在事不在縣固有縣
多事不繁亦有縣少事不簡者願參以考績之實著為通令仍
不以縣之多少而為簡劇詔吏部立法以聞已而歲舉積多更
部無闕以授四年遂罷太中大夫以上歲舉法唯奉詔乃舉焉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乞稍責吏部甄別能否凡京朝官
才能事効苟有可錄尚書暨郎官銓擇而以各聞三省分三年
考察之高則引對次即試用下者還之本選若資歷舉薦應入
高而才行不副許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許出法而加陞絀歲各
毋過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言知縣縣令凡百七十餘闕無願注者命
吏部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
願否徑自差注如硬差法遂有貫戶福建而彊注四川者明年
上知其遠難赴特許便鄉差注路雖遠無過三十驛已注者聽
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言八路定差歲久弊多嘗究其原在付非其人
而又舉職不專也且四選之在吏部尚書侍郎專總其事而八
路則委之轉運既以軍儲更祿供饋支移為已責而差注視為

未務乃赴之主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考簿書檢勘行移為先
而不復究心差注乃付之士案率吏胥擬定而僉廳特視成書
判而已幾何而不廢法哉比年以來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為注
闕之高下甚者曰某闕供給厚遺我一季之得則可差矣某地
圭租優歸我一料之資則以汝往矣苟賤不廉之士亦增賕以
市而取償於至官之後間有剛正而無賂者則定差之牘脫漏
言詞隱落節目暨其上部必致退却待其參會重上已半歲所
矣士大夫以身在八路勢須畏忌若必投訴是訴所蒞監司也
以是闕多而不調者衆宜督察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難有
無多寡為之課而賞罰之可以公擬注而絕吏賕從之仍立為
法

陞改薦任之法 選人用以進資改秩京朝官用以陞任舊悉
有制自熙寧後又從而損益之故舉皆限員而歲又分舉制益

詳矣 先時選人應改官必對便殿舊制五日一引不過二人
其後待次者多至有踰二年乃得引帝閱其留滯至元豐四年
乃詔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二年定十六路提點刑獄歲舉京
官縣令額京東西河東路京官七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成都
府梓州江南東西路京官五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建利州荆
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京官四人職官三人縣令二人夔州路京
官三人職官二人縣令二人

六年詔察訪官舉京官職官縣令者河東兩浙十二人餘路十
人陞陟不限數 選人任中都官者舊未有薦舉法至是詔其
屬有選人六負者歲得舉三負 又定提舉市易司歲舉京官
五負

元祐元年歲舉陞陟始立額如舉改官及職令之數
復通判舉法 詔歲舉京官縣令各一員仍間迭而舉 用孫

覺言吏部選人改官歲以百人為額

紹聖元年右司諫朱勅言選人初受任雖有能者法未得舉為
京官而有挾權善請求者職官縣令舉員既足又併改官舉員
求之詔歷任通及三考而資序已入幕職令錄方許舉之改官
又言選人改官歲限百人而元祐變法三人為甲月三引見積
累至今待次者亡慮二百八十餘人以數而計歷二年三季始
得畢見請酌元豐令增損之詔依元豐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
人歲毋過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別奏定

大觀四年裁減國學長貳歲舉改官而立之數大司成十五員
祭酒司業各八員

政和三年尚書省脩立改官格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將仕郎
七考有改官舉主而職司居其一即與磨勘如因坐公私愆犯
各隨輕重加考或舉官有差從之

七年臣僚言官冗吏員增多本因入流日衆熙寧郊禮文武奏補總六百一十一員元豐六年選人磨勘改京朝官總一百三十有五員近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補約一千四百六十有畸選人改官約三百七十有畸其來既廣吏員益衆欲節其來惟嚴守磨勘舊法不可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者有川遠減舉官者有用酬賞比類者有因大人特舉者有託因事到闕而不用滿任者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者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將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計也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餘皆毋得用例詔惟川廣水土惡弱之地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從事其崇寧_{四年}之制勿行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州府軍監條具屬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歷任功過舉

三到罷月日編而籍之

詔以畿京東西河北河東士夫在部注授雖銓未中而年及者皆聽注官二年詔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在部知州軍通判簽判及京朝官知縣監當舊以三年爲任者令權以二年爲任兵休仍舊以赴調者萃東南選法留滯故也

四年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詰堂及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以自効爲寒遠忠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紹興元年詔館職選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官

選人改官舊無定數紹興後多不過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

紹興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 捕盜及職事官皆

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興元年四月詔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為百二十員七年十月有司請不限員奏可時虞丞相當國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嚴陞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周洪道為吏部尚書七年二月因請以七十員為額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員職事官并引見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換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在八十員歲額之外自是歲改京官者僅百員今遂為求制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京官熙寧中取以為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歲舉京官數濫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傅希呂時兼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戶部右曹官同歲減舉員三之一諸路監司減四之一禮部

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政歲減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判官補發者不理為職司奏可慶元元年十一月復詔判官補發副狀理為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後詔以六郡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學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蓋累聖優賢之意

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已上館職書局編脩官外餘闕并寺監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其部將巡尉指使以並歸部注從之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勅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而成此書

五年詔自今注擬並選擇非老疾及不曾犯賊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時建議者云州縣親民莫如縣令今率限以資格雖貪懦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職得以自擇請詔監司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為之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改秩無他惟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減舉法行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嶽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闕年亦蹉跎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守分之人望付有司條上以弭奔競

議者以進士登科門蔭子弟纔沾一命不復參部多干堂除有

奏銓法詔禁之

二十九年勅令所刪定官聞人滋請凡在官者歷任及十考已上無公私過犯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數立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於是天子以其議下近臣而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希亮等上議曰自一命已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直賢實廉勢不能自達於上故為之立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若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司郡守之罪而非法之不善也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是次無才者苟異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職此不可一也今欲酌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即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

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
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
滋議遂寢三十一年詔初官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方聽受
監司郡守京削之薦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群吏之治其
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今陛降於胥吏之手有所
謂例焉長貳有遷改即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
以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彊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
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賄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
之公府則有辭訟比以類相從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緣尚書則
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為言猶今之例臣謂今吏部七
司亦宜許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
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階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白堂或取旨

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求以為例每
半歲則上于尚書省仍關御史臺而詳焉如是則巧吏無所施
而銓叙平允矣先是劉珙為吏部員外郎有才智善摘檢姦弊
一日命汎中庭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
與吏辯吏愕眙不能對時議翕然稱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贓私罪與減舉主一
員

用聞人滋之言也舊舉主須員足乃以其牘上若舉主物故
或罷免則不計故有得薦牘十餘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
有逐旋放散之令人皆便之

乾道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戶簿尉職官教官窠闕以待
黃甲進士

詔見任在京監當六部架閣等如繫京朝官以上須實歷知縣

一任始聽關陞通判資序初改秩者如是時多以堂除理實歷越次關陞故有斯詔先是有出身人許注教官理爲作縣是歲詔自今有出身曾任縣令初改官許注教官餘並先注知縣自是改秩者無不製邑矣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於因例立法故謂吏部者例部也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踈略然已十得八九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至於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繇此也望詔有司稟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抵牾者帶去凡涉寬縱者悉刑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

白賅謝之茲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詔從脩馬旣而吏部尚書蔡光以改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吏部條法總類爲各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三年吏部言六十不得入選今文臣武臣皆有隱減年甲之弊詔禁之時州郡上闕狀稽違多畀人私攝乃詔下諸道轉運司州委通判縣委縣丞監司委屬官以時申發稽違隱漏者罪之光宗紹熙二年吏部侍郎羅點言銓量之法得以察其人物覈其功過而進退之而有司奉行寔成文具群趨而進一揖而退是非賢否一不暇問甚者循習舊例纔注差遣更不銓量伏請自今令長貳從容接談稍問以事除癘疾已有定法如絕不通曉及有過尤者別與注擬從之

寧宗慶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中興以來數申嚴

其令今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令作邑自後雖宰相子甲
科人無不宰邑者矣

宋鄴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駟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辟舉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
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
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
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徵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
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
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
革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

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未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建武二年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選舉補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 楊秉亦言所徵皆特拜不

試為非

翟酺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有先用乃給懿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書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因對之涕泣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按東漢用人多以試取之諸科之中孝廉賢良有道皆有試遷官則如博士如尚書皆先試至於辟舉徵召無不試者李固楊秉所言皆以試為是特拜為非然所試率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賢否也况如翟酺者以市井權譎之術冒取高第文足為賢乎

孝靈帝時司徒楊賜太尉桓焉皆坐辟召禁錮黨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

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後士以得所依乘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按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蓋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颯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猶

以辟召為榮云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覲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云云於是穉季不敢犯法寶為京兆三歲京師稱之任延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就掾吏自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

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藉在之惡少乎

魏王凌為青州刺史青土初定凌請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亦由基叶和之輔也

劉虞備禮署田疇為從事令其奉表行在既而虞為公孫瓚所殺疇至哭于虞墓北歸率宗族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徵辟皆不就
曹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遂不就

古人之於所為主也有君臣之義焉故難則死之羊叔子之賢蓋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于朝廷
隋文帝時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

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何也炫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纖介之績皆屬考功所以繁也

唐制二品三品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下勅授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判補即辟舉之類

肅代以後天下兵興多故官濫而銓法益壞沈既濟上疏極言之欲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工部得察而

舉之有選舉雜議十條詳見舉官門

既濟選舉雜議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六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訓知已下利班榮爭竭

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

陸贄秉政請令臺閣長官各自舉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陸贄疏見

按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疆起隱逸之士者若

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愔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個儻斯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馭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員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繼又詔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者具以名聞詳見舉官門

太宗雍熙四年詔今後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

神宗熙寧間內外小職任長吏舊得奏舉者悉罷一歸吏部以爲選闕已而銓法所授才與職多不相當遂又卽選闕取其不可專以法注者仍許辟置然亦罕矣至要司劇任或創有興建

長吏欲得其所親信者與相協濟則往往特命許之於是辟置亦不能全廢也時開封府許自辟其府曹官自餘如東西審官

三班流內銓主簿陝西湖城鎮等監官發運轉運司管幹文字及掌機宜文字元豐中三司在京倉庫御厨店宅務提舉熙河

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幹當公事及差使使臣并川路買茶起綱場監官之類並許自辟不從吏部注擬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廣南攝官凡兩經解發攝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若重加舉數亦可少節其濫

徽宗大觀二年詔祖宗銷革五代辟置自一命以上非王命不除自今諸路毋得直牒差官及以特闕得替官權

政和六年吏部侍郎韓粹彥言三年患官又闕則乏事嘗詔見官若當終更已及三月或創闕及非次闕而經三季無辟牘來

上則不俟長吏奏報吏部徑自用闕有明命矣今奏舉闕如防河捕盜推鹽三路沿邊掌兵欲俟所委舉官自列無人乃從吏

部用闕從之

赦文舉其所知古之道也比臣僚妄請盡罷舉辟意謂遵奉元豐而不知元豐一時之命尋已復舊蓋事有繁簡人有能

否若不令長吏薦舉天下之大人材之衆朝廷何由盡知必致滯才廢事

宣和七年臣僚言左部右選負猥多無闕可受而法須急綱運差使者所差不得過一二人額差不足至於借差至再三而又不足遂借及大使臣每被差訟訴紛拏爭欲求免此其弊在於干求辟舉莫肯參選固有連三任自初官以至陞朝足未嘗攝吏部門故在部者多遭役使今欲須用部闕足一任乃許就辟自後部授外辟常令相間苟不如式受辟與辟之者皆坐罪詔議立法

高宗建炎初兵革方殷詔河北招撫使河東經制使及安撫等使皆得辟置將佐官屬行在五軍并御營司將領亦辟大小使臣於是負才略武勇者或以簪笏從戎或以布衣授官入幕不可勝數而諸道郡縣自戎馬侵軼盜賊殘擾之餘官吏解散諸

司誘人填闕皆先領職而後奏給付身於是江浙州郡守將皆假軍興之名換易官屬占使窠闕又有罪籍未該叙復守選未合參部者競趨焉朝論患之乃下吏部盡令改正使歸部依格注擬除陝西五路兩河兩淮京東等路經略安撫司屬官聽舉辟餘路皆罷諸道巡檢縣尉刑獄官闕許提刑司具名奏辟四年臣僚上言南渡以來土宇未復宦游之所睥睨者江浙閩廣數路而已朝廷既侵用吏部闕員而提領安撫司又奏辟其親舊貴游子弟稍有黨援則足不至銓部輒得便地占善闕凌邁超越無復資格長奔競之風塞寒酸之路臣謂大郡守倅及軍旅之事或須擇人任使者自從朝廷除授其餘負闕與諸司辟舉一皆付之銓曹使有司以法授之如郡縣嘗經兵燬吏部榜闕無願就者即許權行辟舉從之起居郎朱震言方今經營荆楚控制上流遠方之民理宜緩撫

如聞峽州四縣多用軍功或胥吏補知縣攔吏補監務民被其害願取各州官闕委安撫奏辟從之

紹興二年呂頤浩以左僕射都督諸軍請辟參謀官以下文武七十七人戶部尚書李彌大秘書少監傅崧卿預焉而李彌大言於上曰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願浩不宜輕動且臣為天子侍從非頤浩可辟請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以察官郎為之陛下必欲遣臣請與崧卿別為一司專伺其過失以聞彌大遂改命呂頤浩又言督府屬官不限負數徒以開請謁糜祿厚請以準備差遣辟文資以準備差使辟武資臣各以十五人為限詔可七月議者言比年帥守監司辟官撓奪部注朝廷不能奪銓曹不能違又多畀以添差不實務之闕上自監司倖貳以下至掾屬給使一郡之中兵官八員一務之中監當六七員較祖宗朝殆三四倍存無事之官

食至重之祿生民安得不重困乎請勅有司裁省其闕不得已則以宮廟之祿畀之奏可自今已就辟差理資任者毋得據舊闕以防下次

三年勅不曾經吏部注授參選及雖有請受曆之類而別無省部手照文字人明勅諸路監司郡守並不許奏辟差遣

六年詔諸道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內京官以二年為任願留再任者取旨自兵興所辟官有更十年不退者故條約焉

考課

虞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六條一宗豪右田宅踰

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

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

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黎元為百姓

所疾山崩石裂妖譌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

黠賢寵頹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

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兒寬為左內史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不

絕課更以最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又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丙吉傳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木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為第一荊州刺史秦信臣為百姓

興利賜黃金四十斤

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

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者笞死者所坐各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

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

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

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人丞相治一縣崇教化

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

不覺則尉事也今覺之自除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
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
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
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
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
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
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上乃以房為魏郡太守秩
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
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餘為顯
等所譖下獄坐死

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為言而帝善之
則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
既曰考課則必黜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人皆可行

又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房欲使其
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塞
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
一家之學而它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
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隳矣此所以來讒賊之口
而殺其身也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
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

末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
科第郎從官 又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卿野王行
能第一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李忠為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為天下第一 賈琮為
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
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
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
之任至於有所效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
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
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目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
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立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辯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

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

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

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

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

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

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入而無亂法若

使法可專任在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責伊呂之輔矣

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

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

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

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

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
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敦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
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
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
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
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
終奏事不制竿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
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
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
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
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
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

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

而否主者固難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
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
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
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
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
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太行其簿賞者猶錫車馬
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
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
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
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一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
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

黨之音頻干朕聽今出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
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
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
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
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
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
遠使絕域催督通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
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
以多課煩以少上垂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
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
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
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寅又論曰方今守
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

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茲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
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
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
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
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
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入進年歲
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
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故能時
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
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土中才
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孺學如玉鄭才史如斑馬

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為一槩不

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法

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

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

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

貿亂賢不肖渾者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勞之法二法雖

相似而其意實相反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

年勞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深淺後世之所謂考課者

皆年勞之法耳故賢者當陟或反以資淺而抑之不肖

者當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課之法行則庸愚畏

之年勞之法行則庸愚使之崔鴻所言即崔亮所行也

亮表立停年之

格見舉官門

宋文帝元嘉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

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

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

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

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

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

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

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

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

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讐校精密明於判定為校正之

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

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功戰必勝為軍將之

最

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
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
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
供承彊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
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
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
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
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
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
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一
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
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
乖理為下上皆公向私祿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諛詐貪濁有狀

為下下凡定考此皆習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親王及中書門下
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護節度觀察使則奏功過狀以覈
考行之上下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災
蝗祥瑞戶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於考司監領之官以能
撫養役使者為功有耗亡者以十分為率一分為一殿博士助
教計耨授多少為差親勳翊衛以行能功過為三等親勳翊衛
備身東宮親勳翊衛備身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及親勳翊
衛主帥校尉直長品子雜任飛騎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
階番考別為簿以待郎顯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
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
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
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
復進一階一上下考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

覆一中下以一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第有
下下考者解任凡制勅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貞觀初歲定京
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泣
之號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
後屢置監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朱書吏綠為姦咸通十四
年始以墨

又制若於善寂之外別有可加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
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臨事量定

高祖武德二年上親閱群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
太宗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錄官考治
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按勘問王珪不伏舉按上付侯
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鞫且玄齡王珪國家重
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阿

私若即推繩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
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恒在考
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切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紕
彈徒發在上瞋怒非是誠心為國無光於上者有損於下所惜
傷於理體不敢有所阿為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以上今有等第
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下考者臣謂今設
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
應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
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賤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
次為上中次為中上其次為上下則中人已上可以自勸

高宗時滕王元嬰為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帝戒之且

日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承
慶考之曰監運擅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
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媿
詞又改曰寵辱不警考上上

致堂胡氏曰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
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
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祿此亦山公啓事
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爲定日依式而書於吏文無
謬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贓蠹害幸免
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
改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
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化成况常材
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
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
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
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
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
氏庾氏卽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士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
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
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
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玄宗開元三年勅內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爲守闕特
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

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未爲常式
二十七年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
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實循名或乖
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
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天寶二年考功奏准考課令者前釐理不滿二百日不成合考
者釐事謂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二百日卽成考請假停務並
不合破日比來多不會令文以爲不入曹局卽爲不釐事因此
破考臣等參量但請俸祿卽同釐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至
解免事須却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不可更請祿料
兼與成考從之

肅宗乾元二年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進卿李輔國考辭

代宗寶慶元年吏部奏州縣官三考一替如替人不到請校四

考後停

二年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京察連御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
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
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
勸者案成卽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爲殿最

德宗貞元元年以刑部尚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爲校內外官
考使七年考功奏准諸司皆據功過論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
三十年來一例申申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又言
准考課令三品已上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奏取裁親王
及大都督亦同伏詳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貶不在有司皆
合上奏今緣諸州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
有帶節度觀察使者方鎮旣崇名禮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
其非節度觀察等州府長官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通身石身
憲宗元和二年中書門下舉今年正月赦文上言國家故事於
中書置具員簿以序內外廢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
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官五品以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
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
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並請五考其
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御史滿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
監察御史依前二十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
考外其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已上
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須有進改並
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
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
常格叙遷之限諸道及諸使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
支使推官巡官等有勅充職掌帶檢校五品以上官及臺省官

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校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
其考以宰相段文昌等為下考奏入不報會勃請急馮宿領
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
黜陟之由三品以上為清望官歲進各聽內考非有司所得
專勅舉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勃議遂廢

十四年考功奏今後應注考狀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異政或
樹勞效或推斷糾舉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閑言注考並不
得失於褒貶如違據所失輕重准令降書考官考又准勅御史
臺分察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具狀報考功近日
都不見牒報今後諸司不申報者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從之
宣宗太中五年吏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
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解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

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
並無敗闕唯職分乖缺及開田招戶辯獄雪冤及新制置之事
則任錄其由申上亦須簡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
錄課績申省矜銜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其
巡內刺史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
自錄課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寬獄書殊考者其元推官
人多不懲殿或云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不提舉請自今以
後書辯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為
屈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云至書考
日與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到下考
省司校其所犯如舉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勅下後並須各
牒州府又近日諸州府所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
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精便有僥倖今後
不得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申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
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文實為繁弊今後如有
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又從前以來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
以為憑據近年考事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處請給或
數年之後方始來請自今以後校考赦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
人省司便據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請准吏部告身及禮部春
關牒每人各出錢收贖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
文其錢便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
附以近勅酌情揣事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奏勅依
周世宗顯德五年尚書考功奏奉新勅起今年正月一日後授
官並以三周年為限閏月不在其內者當司所書校內外六品
以下赴選官負考第今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不計限
滿三周年校成三考如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與成

第四考欠日不在計限兼逐年月日自上以來課績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後課績不得重疊計功其末考須是具得替年月日比類升降自今年正月一日以前授官到任者准格例三十箇月書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來授官到任者准新勅三周年為月限每一周年書校一考閏月不在其內所有諸道州府校考申發考帳及當司校奏各依前後格勅施行

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為三考至是始令三周年云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上謂宰相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治市征有羨詔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

止齊陳氏曰太祖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差復序進之制其後稍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

年以上無職私罪者以各聞當遷其秩諸路轉運使及五年書進擬景德三年六月今三曾犯賊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天禧三年十一月郊赦京朝官犯賊罪經七年者委中書門下取旨班行會犯賊罪經十年者委樞密院

取治平三年九月詔待制以上六歲至諫議大夫止今大夫京朝官四歲至前行郎中止今朝議少卿監以七十員

為額今朝議大夫於是始有止法元豐四年中書擬定磨勘轉官諫議大夫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三年太中

大夫以上進士八年餘十年今考功令改諫議大夫為權六曹侍郎承務郎

以上至朝請大夫進士八年餘十年崇寧四年改朝請大夫至中散大夫七年中大夫非兩制不得轉太中大夫紹

興四年修立承務以上四年即轉奉直朝議中散中奉中大夫者七年紹興八年添入中大夫諸朝議奉直大夫并特恩人以

八十員為額餘如舊法武臣大使臣修武郎至武德大夫

五年武功大夫七年轉遙郡刺史以後十年至遙郡防禦使止而止法猶為嚴密矣進納人至從義郎止吏職非泛補授至訓武郎止樞密院人亦至訓武止三省人至朝請大夫止已出官不得轉中大夫內侍至武功郎止駙馬都尉至承宣使止而醫官不過和安大夫太史局官不過春官大夫橫行非戰功不得除授

三年詔吏部流內銓南曹門下省今議成長定格一卷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凡二十二道

止齊陳氏曰選人七階祖宗朝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若磨勘應格自令錄以上今從政郎及六考者皆改著作佐郎無出身及十考者改大理寺丞今教郎舊宣德郎其有功賞者減一考若未該磨勘循資至政和改今名支使林及及八考者有出身人改太子中允餘改太子中

舍直郎其四色判官直郎及九考以上者改秘書丞今奉議郎無出身人止殿中丞亦奉議郎十二考以上改太常博士今奉議郎

自仁宗始以考第改官者很多遂詔用帥守通判監司保舉以歲改百員為額元豐稍鑄改官之額改觀察判官以上改奉議郎無出身人改通直郎掌書記改通直郎支使以下一例改宣德郎

先是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準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唯按視缺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內係欠一分以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曠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又置縣尉頒捕賊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等第議賞三限不獲者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

而能盡獲者賜緋陞擢

六年詔諸州縣官今後罷任具治所解舍倉庫有無壞隳及所增脩著為籍受代則書於考課之文其損壞不完者殿一選完葺建置而不煩民力者減一選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有別給公據者罷之繼又詔申明有司批書凡滿書一事者殿一選三事降一資及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違者書考之官議罪

端拱三年以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秘書丞王仲華同
郎范正辭同磨勘幕職州縣官樞密院都承旨趙鏐李著左贊
善大夫魏廷式同磨勘三班自是考績之司各有條制矣

四年磨勘京朝官之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事凡京朝官考較功過以定任使之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按考課之任唐則屬之吏部專以考功郎中主之宋興之初祖宗特重其事故不但委之司存而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事如五年之命王沔謝泌之流是也至是年始立審官院考課院於是專有司存然所命同知院事者亦皆名流貴官為之比唐制為重矣

真宗咸平四年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等

請罷之至是詔郊祀禮行慶成止加勳階爵邑而命審官院考
掠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元年令諸路轉運使辯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
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
貪猥者為下

四年初令見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遷官後又令京朝官
在外任滿三年當考課考者附驛上狀

仁宗尤矜憐下吏以銓法選人有私罪皆未聽磨勘諭近臣凡
衙謝弗至與對揚失儀舊嘗論罪其勿論其後吏部銓引選人
九人瀛州東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
帝察其孤寒特擢為大理寺丞

天聖時詔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非次
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

履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嘗有罪先以愼重
輕及勤績與舉者數奏聽旨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所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
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御史劉元瑜以為
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耻乃罷之

八年詔近臣言時政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
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次序有才有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
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
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
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
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
限又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
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

選舉考卷三十九

三

三

選舉 卷十九
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
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
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
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
舉親民官官有關負隨負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
之意也

至和元年以賈黯判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
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
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
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
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謂澤
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匪喪
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
亢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
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爲此律所謂罔
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尚存唐制考課之法慶曆皇祐中
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
者曰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
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
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
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
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
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
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

可書中他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
据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
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
得實然思過半矣

嘉祐二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
審官三班院舉行之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
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
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
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
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
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
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

之同列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
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
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
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
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州
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考績之制舊無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之至於知州
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
吏部能否副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所高下
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貴實監司所上守臣謂不占等
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重書獎勵之若監

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又詔立考課縣令之法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止盜勸課
農桑賑恤饑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參用德
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縣令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
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其入優劣者
賞罰尤峻

繼又令一路長吏無甚臧否不須別為優劣二等止因上中
下三等區別以聞隨內外官職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
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絀之

元豐三年詔御史臺六察案官以所糾劾官司稽違失職事多
寡為殿最中書置簿以時書之任滿取旨升黜已而中書上所
修法以朝廷用其言斷罰人方為糾劾帝批曰或上簿亦可
高宗紹興二年臣僚言守令有四善四最考課之法雖具載條

格欲明詔監司守臣遵行詔令吏部申明行下

三年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言諸道郡縣頃罹兵燬請以戶部增
否別立守令考課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為三置籍考校
縣令課績知通考之知州課績監司考之考功會其已成較其
優劣而賞罰焉從其義

六年王弗請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上曰朕昔為元帥時
見州縣官言在官者以三年為一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
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今止以二年為任雖有葺治之心
亦無暇矣可如所奏中興之初赴調之士萃于東南令權
以二年為任以紓留帶兵休日仍舊又詔
自今監司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
職申省

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澗言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丞與
諸司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關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

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棄故人皆有所懼而不敢就請自今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闕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徒以上乃取旨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爲虐監司不問郡守不訶甚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請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罪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從之二十七年校書郎陳俊卿上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盡其能况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小州換大州東路易西路送迎擾擾內而朝廷百執事亦往往計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臣嘗考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爲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職二十餘年此祖宗之良法也望令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或待終秩而後遷使久於其職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之

孝宗隆興元年先時以恩例減磨勘者率以四年爲一官有初官部數綱而徑轉朝郎者至是始著對用之令凡一年減年對一年實歷乃得

四年臣僚言有其事斯有其勞有其勞斯謂之考今有丐祠於私室受祿於公家秩終則計考書歷用以升改甚不稱陛下勸勤責實之意乃詔選人任嶽祠並不理爲考

乾道三年廷臣上言我祖宗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命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百餘年如一日也獨熙寧中始罷之自此州縣之吏苟簡自恣不復知有殿最雖有批書徒爲文具至若身爲

侍從則并與批書俱亡矣尚何考焉今陛下勵精庶政綜核名實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為幾人使各錄其正犯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與某利除某害各為條目使之祇奉新書黽勉從事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以見陛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蒞無狀者罰自無赦薄海內外風俗丕變賢者效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上乃詔經筵官參照祖宗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臧之最臧之次臧之下否之品有二否之最否之次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視以為式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實聞于朝其有貪墨庸懦庇而不發致釐諫論列者各有罰其冬禮部郎官胡元

質論其法猶未盡上問其故元質曰治效赫然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曰善

八年詔臧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臧貪刻庸繆為否無功無過為平令詳加考察明著事實如不公令御史臺彈奏

張拭胡銓久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拭特遷兩官銓磨勘四官

光宗初言者謂臧否之法多由請託繆者營救糞入否平者僥倖其為臧况觀其初而未安於政者先在所否待久而後見其過者預以為臧臧否一定則臧者雖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美而終不錄願詔各舉所知而罷其令

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

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浸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臣嘗考承平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為中無所刺舉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陞黜其貪墨昏懦致葺諫奏劾者坐監司郡守以容庇之罪詔行焉

通考卷之三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鄱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在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為大學養庶老老者為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庠之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季令載案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祭祖於此祭之類之為言詳也於此班政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教序庠皆鄉學學國學也其之無異名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

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

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

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

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

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

也離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以

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

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

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

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

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

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

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

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則周

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

太學蓋下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

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

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

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面位之也夫諸侯

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

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

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案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教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將習禮以化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則使轉徙其居也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辯論官材辯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燬詔王燬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使識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禮者失失禮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均調也樂

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以調之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祭於學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

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大胥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材藝所為文王世子凡學教也世子及學士必時學士謂司徒論俊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

之時以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

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所掌見上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彼舞羽舞呈舞耗舞干舞人舞也周禮

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鼓南會正舞位施人教夷樂則以

鼓節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

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

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

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合語謂鄉射飲酒大射燕射之屬

語說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之者於旅也語是

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

東序也又王制之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

大樂正

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

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

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

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凡待坐於大司成者遠

近間三席可以問以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指畫相分別也席之

終則負墻鄒就後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

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

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

後以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

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

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

之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太子鄉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又王世子主於教

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

後爾

凡語於郊者謂論於郊學也疏曰郊西郊也則以虞庠必

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學正論造士之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此矣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進士謂曲藝皆誓之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

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太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二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

二子從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

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寄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歟

王制天子曰辟癘辟明也癘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詩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癘於論鼓鐘於

樂辟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植者曰廣橫者曰拘業大板也縱崇牙也賁大鼓鋪大鍾論之言倫也言得其倫理水旋丘如壁曰辟癰以節觀者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癰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癰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癰之樂遂以辟癰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各歟樂以學而得各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癰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

士云耳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圃與民同樂胡為以辟癰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文王有聲鎬京辟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張氏曰靈臺辟癰文王之學也辟癰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癰至此始為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無建學之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

趨之如素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大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大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市有獄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太史公曰余讀功令銘見至於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

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鄉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詘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胤博士為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著居室之大倫是時論學者尚知未如此今禮廢樂崩朕甚閱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請之議條畫之目則公孫丞相實發之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臧孔臧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等議曰聞三代之

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

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

舊官而興焉舊官為博士舊授徒之屬也至是官置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

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里之化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

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

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郡國所擇也自始文學已下條目甚

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為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補郡國所擇

之任其選擇不必立法也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謂以文學

考察無二法也應邵曰掌故六百石主故事按博士秩其高第可以為郎

比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過之蓋應邵之誤中者太常籍奏名籍以俾上選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非謂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諸不稱者謂太常之謬選博士臣謹按詔書律令下

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名布論下欲為學者開入仕之路

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所不屑也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

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

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右內史後為京兆尹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

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文學掌故即前所

二千石左右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補郡

屬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所補也郡屬即郡太守卒史也備員既無誦多者故選掌

數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他如律令此外並如

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舊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公卿多文

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所歎也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温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屬備員意輕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能稱是指白

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是有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員

是指以仕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

則其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

守卒史則其位反卑佐史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

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

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

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存其

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

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

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

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

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

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

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

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更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乎今以上向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如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矣賈山所謂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大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弟子員著自一項人好文學敬長上儀狀端正公卿弟子不養於大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謂處家持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二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即文帝遺詔所言也宣方進皆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

從學干祿之仕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常負

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設科射策勸以官錄訖於元始百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訖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雍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祭憤袒立明堂辟雍

河間獻王末朝猷雅樂對三雍官注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成帝時捷為群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成揖遜之容以凡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樂行長安城南宮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安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

按此說則辟雍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不過令其授學而以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辟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海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辟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為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

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漢書武帝贊有興太學之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至成
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
帝時劉向所言則專為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
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
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
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辟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雍為庠序然世祖
建武五年已立大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耶當
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
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
有市有獄豈即辟雍耶或別一所耶鮑宣得罪下獄傳
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
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名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胡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錯以文學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眭弘明經

蕭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馬宮射策甲科

翟方進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讐

房鳳射策甲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

全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內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

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太僕朱浮以國家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禮義之官教化所興博士之官為天

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

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

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

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

及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

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

試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

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灾異以高等

擢拜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申博士仁自以

年末五十不應舊科上府遜選

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為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

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

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

某甲保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醞籍辨明經義每以禮辭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鼓石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見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盛黑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

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

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

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
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
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
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
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
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
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
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

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部大
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
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
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
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
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
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

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園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園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園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以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遂設三老七位焉春夏學于七月秋冬學于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今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自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雍太學太廟合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雍以為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為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辟雍固不可析為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辟雍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宇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

未足又建辟雍也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四姓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眾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貢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司徒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

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成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於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

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為黼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弊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皆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侯姓也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

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脩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
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
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
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厨猶古之八元
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
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
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
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
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
人為王家郎

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
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
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
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
第後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
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
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
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五法詳見舉官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大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
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諸
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

書經字以合其秘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

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

秦始皇程貌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王於徒隸從簡易也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

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王書鳥篆者皆加引

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

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

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學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

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張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

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

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

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

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

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後又詔

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梁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

者尚書楊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

松覽等皆出於微篋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僥眉承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

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

今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耻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敕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癰辨說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爲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豈能盡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癰自爲辨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患

五經同異傳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臯東方朔董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孑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諧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

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之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克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成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形亡之危而獻帝方為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

而哀者儒之不一耶

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宮

郎顛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楊倫

魏應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大學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

有詔議園立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
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
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
而退嗟夫學業沈墮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
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
薛夏臧槐蘇林樂詳等七
人為儒宗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
慕學者始請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
經者罷遣選舉補官並如
後漢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
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
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
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勰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
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非其倫故學者雖有
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
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
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

明帝時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
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宜隨學行優
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觀
劉勰高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遴選既不精而博士
之遷陞亦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末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遵
理為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

尚書

其寵祿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惇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 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去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文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煩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

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

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

及中朝多以舊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

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貢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

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征南軍司戴邈上言喪亂以來庠序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勸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大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大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二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陽平公

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 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為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南史儒林傳叙言國學時或建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風流在清簡寡欲之目以為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為極選矣是春置學秋以國哀罷曾不及歲江右之學校如此

武帝末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聰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克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倣儉以宰相領祭酒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

東昏侯末元初詔依末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所缺也若以國諱官廢昔晉武立學爰泊建元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末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

貴賤耳然貴賤士庶此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

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墮為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掇蓋亦

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

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

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

大索書籍送平城 又命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

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明年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別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

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孝文大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廱及遷

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

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

員四十人雖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

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

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正光三年始置國

子生三十六人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

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

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

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爲太學

水心葉氏曰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爲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爲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息者亦未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爲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

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擢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竒章不可辭其責矣其後盜賊群起經籍道息而炫亦以饑死哀哉而水心乃以爲帝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鑽仰諸經議䟽搢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煨燼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奉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

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更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並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口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為第不及者有罰歲

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為上六為中五為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

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書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為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其不第即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

武后聖曆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又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

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適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

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筆者以籠

授皇子皇子跪奠籠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籠博士受敝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土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

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天寶十二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

十四載復鄉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蕭昕時為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

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于學漢期門羽林之士悉通一經然則釋奠講經宰相帥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爲失也而魚朝恩判監事則非也以熏腐之餘而列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豈惟章甫逢掖羞之介冑之夫亦以爲辱矣

德宗貞元六年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闕員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垂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乃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

歸崇敬爲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廱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壁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廱靈

其號三廱宮晉武帝臨辟廱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上庶求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廱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廱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相簾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顛門廢業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箒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士謁師費用暇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

與坐割脩酌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眠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擯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又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宜官不得名辟廳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宣宗元祐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來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大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筭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大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筭館二人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牒准今

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
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
請非專通經傳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此
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
之意

文宗大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
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帝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
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士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
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
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任朝及天下見任

官俸錢每貫尅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
從近代不重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
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
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
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府
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
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
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
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
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
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

國子監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十五

尚書

卷三

出給尤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祗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堅監司光學文抄為憑請自今後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曾授業輒取解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得苟賤冒濫之士耳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修飾先聖十哲像

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奉詔令分習五經內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而聽習不闕得千秋賦繫籍而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

良臣寓

三鹿昂

生多或致千餘人卽隨秋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爲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勅下授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會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且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難以詳別或興詞訴請做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留學官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年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九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曆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

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滯為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曆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自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關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

講易音韻高明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令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為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負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負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

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者自
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
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
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
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
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
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關次第選用

議學校貢舉

見舉士門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頌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
為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
大怒責張琥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
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
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

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肇布弟也
佃等夜在安石齋投口義日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
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

詳見舉士門

大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
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人為額
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
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

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徧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李季長坐受學生竹篋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直講王沈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貶秩皆有疎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為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計清要

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于太學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蘇嘉言變法事件介甫則學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為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畿縣戶以試文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戶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爲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即與國學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取

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休佑功又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

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見誘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之罷五路經律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苟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各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

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 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為國子生毋過四十人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為辟雍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序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土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勅令

禮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

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貢歸外學仍增博士為十貢正錄為

五貢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見舉士門

內侍劉公度鄭謀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別齋居處別號試考會升補三舍生後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畝言陰補入官人須肄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為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二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隸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亂不能為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其改位置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米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

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齋生又自互黨王蘇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為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服衆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崔鷗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數十年來主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則安有實是聞于陛下乎且舉馮解所上之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敢為此熒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誚王氏之說此猶欺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敢學元祐而詆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以脇卒伍大小相制內外

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皆黜廢矣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疑
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
乎前日博士講解具在取而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
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或記祖宗典故或載名
臣談論慮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
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
人須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
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畫日關

送

算學 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
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二式天文書為本

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略如太
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
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
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
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
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貞卜楚丘
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欒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
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
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
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
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顛襄楷
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均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

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仍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略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考畫文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略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始不隸太常亦置教授一員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三學生願預者聽倣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為三科以教諸生有方脉科鍼科瘍科方脉以素問難經脉經為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為小經考察升補等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為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

見童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總麻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三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

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得陞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饋餉為解我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闕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姑養五百人不過費陛下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倣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也請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

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于鄉飲酒者聽取應克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子籍行謂師教不吳規每季終論可選者考于學諭仲月後入學十矩藝調治經程文日考于學正二十日考于博士三十日考于長貳歲終校定三經季選者准此校外舍百人內舍二十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不內舍仍分優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闕陞補闕多就試人少者以就試人所為率不得未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且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而考選不預者候補一歲私試三入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罰或預選而試不入上二等者候補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發再試八三等已上聽補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拆號官入院為一甲附試

以所奏行藝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

為下否為已經三季已上等探校考不預聞奏而注籍訖具名

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

尚書禮部若上等自該免解及已經免解而再該免者即與免者其不自該免者許再試入優與陞等

王煥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畸為

太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
會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
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
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為不廣然有待闕之士
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為甚遠非身隸業上庠者不
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額常有餘今首善之地江

浙士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
有闕後來之士將何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
生以二千人為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
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
兩經試而會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
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人往還既無告假逾
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
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
長奔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
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
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
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

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覃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為例省額增數
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過省關額收補額
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暮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考校如
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
職事惟得赴公試私試科舉則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
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勅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負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
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
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

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關
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
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
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
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
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
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為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
甚喜又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
王仲行為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
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
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

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一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歛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酸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是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苦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

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做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負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

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
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
來就師之其游大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
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
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
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
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
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
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
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
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
爲學官而又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
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

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
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
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
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
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
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
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
生員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克而責以教
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
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
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則
試于漕司

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內舍後二年家擯始以外優升歲為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為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隸宗正寺以宮教授改為博士宗論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談善矣唐初猶得為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撻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

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毋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夫秉誼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此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恠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

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官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爲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施壞廢絕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

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舊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出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

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夭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

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

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東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廡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道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徧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三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學校考 祠祭 褒贈 先師 錄後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

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其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疏云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正義曰所教之官若春謂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即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教備而行之四時在學釋奠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各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

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

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疏云立學為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謂

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朱文有國故則否謂

公禮書謂以下文大合樂攻之有合當為合樂有國故則否謂

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凡大合樂必

之不合朱文公禮書謂國故當為喪紀函札之類

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於是也天子視學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

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

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

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臨邛魏氏日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若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

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

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

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

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

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已前曰聖

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

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

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

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

則秦漢以來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

隆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

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

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于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

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禮記卷之九 禮運第九 禮記卷之九 禮運第九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馮於所征之地禴禮也其

祭也其禮亡受命于祖告祖也受成于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

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

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太祝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問曰死告

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甸祝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為

言停停饌具而已

儀禮賓朝服釋幣于禴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

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禴筵几于室薦脯醢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言

陳者將復有欠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客出謹入也 席于阼薦脯醢三獻

禮書曰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

已無迎尸以下事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考之儀禮聘賓歸至

于禴薦脯醢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

奠而已可知也特性饋食奠解于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

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

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

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

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

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

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

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

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

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特而

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
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
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
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
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
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
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
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
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
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
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
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
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

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
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
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
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花穎達以學記之釋
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當為樂禮樂之器成則幣之又用幣告以器成然後釋菜先告
聖先師以器成將用疏云釋菜禮輕也釋奠
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
馬之屬司兵司戈司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盾祭祀按舞者兵也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賓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
亭警宗也疏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賓
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語節前經合語
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敬也
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舍菜即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春
進退使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
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命習舞
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

也將舞必釋菜于先師以禮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為季春將習合樂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

于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

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

合舞一也鬯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禮書曰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

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

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

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

棗栗暇脩若没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

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采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

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

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慶季冬乃舍

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

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

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

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董萱

故有是說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

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相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

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學記 禮記 卷之三

師古云編戶曰列為庶人

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

康衡漢書作匡衡

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又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賈在三公上

十三年封孔均子志為褒成侯
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末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時再襲封世世不絕

明帝末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

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等稽首以聞

制曰可讀此可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雄吳雄戒趙戒魯相瑛據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空惚猶能脩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遷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齊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辟雍以顏淵配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如正始禮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

禮記卷之三

禮記

禮記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奉俱切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

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儀禮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宜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大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聖則須所况非備細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裸音傅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即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議中臣績等以為參

點回路並事尼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

學校 禮記 文獻通考卷之三
虧亞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

文成帝詔宣尼之廟當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

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為恭聖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

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

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

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

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象既備禮

君道也師者資臣道也若乃竟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

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為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為鄒國公

煬帝改封為紹聖侯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

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

禮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又之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

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

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

以顏回配詔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修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亨祀

十四年幸國子學觀釋奠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攝司業為終獻

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與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並百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禮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通為終獻若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為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修附禮令為末式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祭用少牢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末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
先師又准正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
一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今據宋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
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
官釋奠于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
黜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
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
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
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適有得失
所以正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
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求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
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

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
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
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
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
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
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
頤撰樂章
總章二年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 開耀元年景龍二年永隆
二年並行此禮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學校 禮祭
玄宗開元七年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勅皇太子及諸
子宜行齒胄禮乃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終獻並以胄子充右散
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並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
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又詔
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

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
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
亞生知才光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
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
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
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任二十二賢之上
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
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

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
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
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
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按自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
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
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注唐正觀
時遂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
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
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
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
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
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

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
如毛鄭之釋經於各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
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則其所學已
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
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脩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
之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儼儼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
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
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也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
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
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至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戲楚王莫
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悽惶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寔

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
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今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
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
舊宜補其墜典求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
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
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
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充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

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又稽先旨俾脩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
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
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
冊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
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
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邨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處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昔伯

南宮子容贈郟伯

公皙哀贈邕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郛伯

巫馬期贈郛伯

梁鯁贈梁伯

顏杯贈蕭伯

井孺贈紀伯

曹邨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欽贈武成伯

顏子驕贈琅瑯伯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亢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箴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鄒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歆贈昌平伯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邾奚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舉如贈重丘伯

公西箴贈況阿伯

遂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頓伯

申枨贈魯伯

琴牢贈伯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右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枨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

魏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
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
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監觀
禮請依故事制可

肅宗上元中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猶祠之
於太學

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宰相元載
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

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宮縣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
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宮縣於論堂而雜以
教坊工伎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
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上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埋不揚非

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
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
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
惠高后聞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
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
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
令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
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
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
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
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

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爲兗州司馬襲文宣王

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入謁先師合與親饗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日即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歸崇敬爲膳部郎中奏時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憲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爲兗州參軍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暉襲文宣王

武宗會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爲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後唐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于文宣王以充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並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

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准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
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祠享當司詳郊祀錄文宣
王從祀諸座各籩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籩簋
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
奉勅其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醢
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王
復爲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裔孫顏涉爲曲阜縣
主簿仍勅兗州修葺祠宇墓側禁樵採時車駕親征兗州初平

並將致敬左右曰仲尼天臣也無敢敬之禮上
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自拜奠於祠前

致堂胡氏曰人爲諛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塗
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
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

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道諛又無是非之
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
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
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
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
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初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
皆畫像於東西廟之板壁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
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爲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下貢舉人
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廟門準今並戟十六枝

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廟主進士孔宜爲兗州曲阜
縣主簿

昌黎志卷之三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十月詔免兗州曲阜縣襲封文宣公家租稅

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至是孔氏訴于州以聞帝特免之

真宗咸平三年詔曲阜縣今襲封文宣公孔延世許於廳上見知州通判及轉運使仍留三年又賜以祭器經書及銀帛各五十兩 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至是增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以將東封泰山詔兗州宣尼宜令判州事王欽若致祭 又詔封祀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賜同學究出身孔聖祐令衣錄次京宮陪班位

十一月東封禮畢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上服鞞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伏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紇顏氏上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毋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

又詔以御香一合并爐及親奠祭器留廟中賜其家錢二千緡三百匹錄親屬五人並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御書百五十卷及銀器八百兩製宣聖冕服王圭廟給守兵四十人詔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大夫人并官氏鄆國夫人詔追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充國公費侯閔損琅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予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

陽公徐侯冉求彭城公衛侯仲由河內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公邲伯曾參瑕丘侯陳伯顛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侯單伯宓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莒伯公冶長高密侯郟伯南宮縚龔丘侯郕伯公皙哀北海侯宿伯曾點萊蕪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須昌侯共伯高柴共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察壽張侯向伯司馬耕楚丘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郕伯公西赤鉅野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鄆伯巫馬期東阿侯穎伯陳亢南頓侯梁伯梁鱸千乘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紀伯冉儒臨沂侯東平伯冉季諸城侯聊伯伯虔沐陽侯黃伯公孫龍枝江侯彭衙伯秦雍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鄆城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琅琊伯顏駟雷澤侯頃句伯漆雕徒父高苑侯北微伯壤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睢陽伯陶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城伯任不齊當陽

侯魯伯申張文登侯東牟伯公良孺牟平侯曹伯曹邨上黨侯下邳伯奚容箴濟陽侯淇陽伯句井疆滏陽侯邵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茲卽墨侯雩婁伯榮期狀次侯鉅野伯縣成武侯臨淄伯左人郟南華侯漁陽伯燕伋沂源侯蒙陽伯鄭國胸山侯汧陽伯秦非華亭侯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虛伯顏噲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顏之僕克句侯衛伯遽瑗內黃侯瑕丘伯叔仲會博平侯開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濟伯狄黑林慮侯平陸伯邾巽高堂侯汶陽伯孔患鄆城侯重丘伯公西舉如臨朐侯祝阿伯公西箴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頓丘侯

又詔封玄聖文宣王廟配饗先魯史左丘明瑕丘伯齊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龔丘伯秦博士伏勝乘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太守戴聖楚丘伯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臨

淮太守孔安國曲阜伯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
衆中牟伯河南杜子春緱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北中郎
將盧植良鄉伯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滎陽伯
侍中賈逵岐陽伯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魏衛將軍太常蘭陵
亭侯王肅贈司空尚書郎王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豫章太守范甯封鉅野伯一命
三司使兩制待制館閣官作替

太中祥符二年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禮器數禮院言先聖
先師每座酒樽二盞八豆八簋二俎三壘一洗一篚一樽
加勺各巾共二燭一爵共四坩共二或有從祀之處諸座各
盞二豆一盞一簋一俎一燭一爵一乞頒下從之

紹興七年有司奏釋奠初依奏告制後比擬舊例視感生帝
而加銅鼎二實以登一實以十哲從祀九十八位其用羊豕

各一每位盞二黍簋一稷俎一羊爵一實以

五年詔改玄聖文宣王謚為至聖文宣王避聖祖名也

天禧元年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光祿寺丞聖祐襲封文宣公
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新禮以
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伏恐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詔可又詔釋奠儀注及
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下諸路

歐陽氏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祭之略者也古者
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
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
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
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
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

者莫知所師則字一有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南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

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按古者入學則釋奠于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祠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攷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頽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典祀百神之以驚動禍福炫耀愚俗爲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學校不修果何益哉

學校
和名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三終

